

熊十力评传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標初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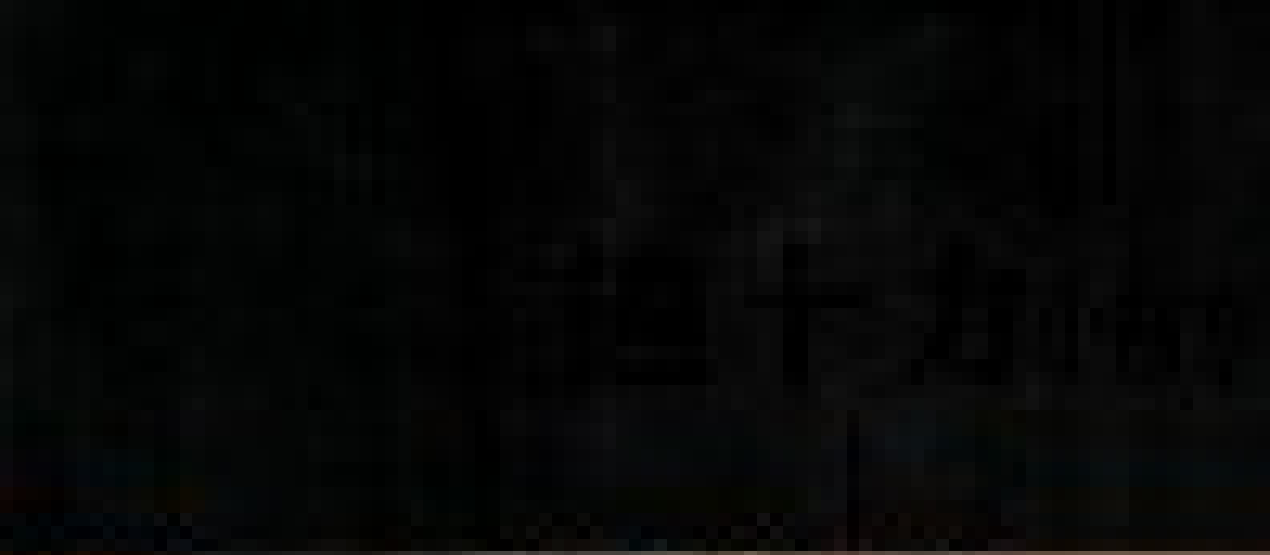


《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

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熊十力评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熊十力评传/宋志明著. —2 版.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3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80579-361-0

I. 熊… II. 宋… III. 熊十力 (1884—1968) —评传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1164 号

书 名: 熊十力评传

作 者: 宋志明

责任编辑: 钱 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5 万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28.50 元

书 号: 978-7-80579-361-0

邮政编码: 33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熊十力 (1884—1968), 字子真, 湖北黄冈人。哲学家, 杰出学者。

本书以流畅、凝炼的笔调叙写评述了“新儒学”的主将——熊十力先生的人生道路、思想体系, 学术传承。其资料详实, 持论公允, 使读者能充分领略熊氏精神风貌及其独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精要, 堪称传神之作。

作者宋志明, 男, 1947年生, 吉林市人, 哲学博士,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现代新儒家研究》、《现代中国哲学思潮》(与人合作)等, 合译《四大文明寻根》、《赫奎岑》等。

國學大師叢書編輯委員會

《國學大師叢書》顧問(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永興	石峻	任繼愈	陰法魯	季羨林
周一良	姜義華	張岱年	龔書鐸	湯一介
趙樸初	劉桂生	戴文葆	戴逸	龐樸

組織編輯委員會成員：

桂曉風	熊向東	劉國藏	鄧光東	周榕芳
朱煥添	王志齋	範衡平	關小群	錢宏
彭開天	傅偉中	李晃生	朱光甫	毛軍英
尹飛舟	趙焜森	劉義林	董士偉	王守常
方鳴	錢文忠	傅修延	陳晋	宋志明
景海峰	趙麗雅	李曉崗	陳娟	黃卓越
陳駿濤	劉烜	魏漫倫	劉慶生	

叢書封面題簽 趙樸初

叢書總體編輯 錢宏

叢書肖像木刻 顏仲

总 序

ZONG XU

张岱年



总 序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輩，……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轂，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葑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

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总 序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CHONG XIE JIN DAI ZHU ZI CHUN QIU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蕪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



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



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



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 and 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



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阳春节初稿

1992年立春节修定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石峻



序

Xiong Shi Li Ping Zhuan

熊十力先生，湖北黄冈人，早年投笔从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以后脱离政界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校长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专门从事培育人才，研究理论学术。他刻苦自励，著作等身，是名扬海内外的哲人。

他早年曾经跟欧阳竟无（渐）大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过佛学，而且深有体会。但他并不一贯地相信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后来他对佛学，特别是大乘有宗法相唯识一派作了系统的批判。自然，他所批判的是否完全符合原意，那是可以商量的。过去也有人说熊先生是正统儒家。细想起来，这话似乎也不全对，因为他不是在一切理论上都遵奉过去儒家的学说。总之，他无论是对于佛家还是对于儒家，都可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

如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是推翻了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从而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失败的方面则是没有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人民大众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此中更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



不少原来的革命党人多热衷于争权夺利，生活也转而腐化堕落了，道德败坏得简直不成样子。这个社会历史教训，对一向富有正义感和进取心的熊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慨然脱离政界，想专门从研究学术思想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改变当时那种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时期，他之所以要研究佛学，虽然有偶然的人事原因，但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改造人心来达到提高道德水平的目的。这本是过去戊戌变法时期维新运动中激进派思想家谭嗣同乃至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学者章太炎等人所曾探索和走过的道路，熊先生也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下去，尽管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熊十力后来研究佛学久了，认识不断加深，终于感到此路不通。于是，他开始下定决心，要从佛学中走出来，在思想上酝酿着如何有所转变的问题。后来便大胆地创立“新唯识论”学说。这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断然与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说”、“国粹论”与“全盘西化论”都不相同。我们真可以说他是“独辟蹊径”。他博采各家之长，重新全面地加以改造，构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对于儒家正统思想，该否定的东西，他也主张必须加以否定，决不盲目地跟古人一鼻孔出气。所以，把熊先生简单地称为“醇儒”或所谓“儒家正宗”，看来也不妥当。

总之，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依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门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那种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作学问的态度又非常严肃认真。

熊先生学无常师，涉猎甚广。他一贯认为，有关宇宙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决不是单靠书本可以从字面上寻得的。所以，他特别注意区分语言文字上表面的了解和那种对思想精神实质的体会。照他看来，一部书是真是伪，是中国人作的还是印度人作的，都不能成为衡量是非与有无价值的标准。他曾一再讲过，目前像某些外国学者，虽然懂得梵文、巴利文，但并不等于说他们真的懂得佛学。简言之，字面上的了解，决不等于哲理上的深通。他这种特别强调“得意”的读书方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熊先生虽一向主张青年们要博览群书，但他又

再三强调精读有恒，并且提倡用现代的、活的语言来讲明中国古代的哲学。看来这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具体应用。

熊先生虽极力提倡作学问应当放眼世界，但特别注意着眼于古代中国哲学独到之处和优良传统，始终不忘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真不愧是一个爱国学者。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继承关系，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不能详说。仅以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之争而论，熊先生则比较接近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思想，乃至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并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王船山的道器论、体用论、动静论等等，对熊先生思想发展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熊先生借用《易经》（包括《易传》）上一个“生”字来代替一个“灭”字，引证“生生之谓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入世思想来改造印度佛教宣扬的涅槃寂静的出世思想，则应当看作熊先生思想的核心。称实而论，他的所谓本体论证明，目的在于提高道德修养境界。

最后，可以肯定地说，熊先生是一位不断要求进步的爱国学者。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即注意改造主观思想意识居多，而注意改造客观世界偏少。他经常有“知我者希”之叹，这大概就是他思想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苛求于前人，而应当认真地总结近现代中国理论战线上的思维教训。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宋志明同志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对于熊先生的学术思想，早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发表。现在，他在总结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就《熊十力评传》一书，不仅资料充实，论点亦属公允。其中有贡献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者，当无疑义。是为序。

石峻

1993年元月于北京



序

Xiong Shi Li Ping Zhuan